

模糊语言研究的灰途

桂林医学院大学外语部 杨辉明*

摘 要：本文扼论思辨性、系统性及主体差异性三道门槛，力遏伪劣论文混身学术正殿；详述当前模糊语言研究的尴尬——迂腐的籍权威以自重，无聊的机械和量化；趣解模糊语言的内在。

关键词：模糊语言 思辨性 系统性 主体差异性

1. 学术的门槛

中国目前的社科学术界颇似非法治环境下的初级商品市场，假冒伪劣几乎泛滥成灾了。姑且不论各种吃穿用玩类的亚文化如何弹冠摇翎地硬闯学术正殿，仅就在毛坯形态上确属直系血亲的各种正宗学科而言，由于二级市场上的注水行为亦变得畸形怪味，令人不敢亲近。鉴此，有必要重申近代以来公认的社会科学学术之所以成立的几项最基本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前提：

1.1 思辨性

这可能是学术的灵魂，没有哲学的思考，缺少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渗透，缺少能动性的主观批判，某项学科充其量也只可列入应试教科书或经院手册的层面。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当然堪称经典，甚至自然科学亦不可位出其右。须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衔领几所美国名牌大学的哲学博士和理学博士）的宇称非守恒定律，都是在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的，而后又反过来促使人类的哲学思辨产生质的飞跃。思辨性和零权威应该是孪生兄妹。学术上忌讳最高指示和终审判决。这不仅是平淡的常识，亦是中国近代史中深刻的痛楚。立论行文动辄名家名言，时时权威论断，毫无自我建树，如同政治学上的独裁、经济学中的市场垄断、童话故事中的狐假虎威、流行文化中的 fans 拥趸。这不是学术，而是权术和群众运动。

1.2 系统性

相对于思辨性的纵向深度而言，系统性具有横向广度的张力。仅以语言学这门学科为例，内部系统包括语音、语法、修辞等，外部系统则与历史学、民俗学、人种学、社会学、审美学等，甚至物理学中的声学互相关联。浅俗到常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缺少学科相关性的简单劳动对象，因此不能称之为学术。

1.3 主体差异

“世界上从未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鸡蛋”，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角度来考察，达·芬奇的这一名言是很难挑剔的，但从思辨哲学的层面来认知的话，似乎另有一种深刻。这种认知方式的经典表述为：同一客体在不同主体的对照下产生差异，这种差异是主体差异而不是客体差异；原因是人们的观念、气质、感情等主观因素不同。比如，对着天上同一朵白云，不同的观察者会有不同的印象：有人会看成一只绵羊，间或唱出几节天山牧歌；有人会看成一只狗，进而联想到张打油的名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主体差异的感受和创造是必不可少的，那种圆规划圆、流水线产品式的东西毫无学术性可言，至多是职称评比中拿来主义者的零关税共同市场，抑或是现代孔乙己在超级信息公路——因特网上“窃”而非“偷”的资源共享。

* 杨辉明(1965-)，男，桂林医学院大学外语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应用语言学；通讯地址：广西桂林市环城北二路109号桂林医学院大学外语部，邮编：541004。

2. 现状的尴尬

模糊语言，具备上述学术门槛原则，应可称之为学。不幸的是，目前的此类所谓学术研究几乎自我流放到箍桶匠的境地，却又自称箍桶工程师，或如同大医院的科班医生无聊到走上江湖，把那些吃不死人、治不了病的无名杂草吆喝为治癌绝方一样，令人啼笑皆非。笔者随意从各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大学学报上查找了 20 篇关于模糊语言的论文，其中竟有 16 篇（占 80%）惊人相似地落入几近伪学术的陷阱，分析如下：

2.1 挟天子以令诸侯

几乎每一篇论文的引言开头，都无一例外地提及美国控制论学者查德（Zadeh）的名著《模糊集》（*Fuzzy Sets*）和美国语言学家拉可夫（Lakoff），但仅此而已。至于何谓模糊语言学及其异议，这些要津则无下文了。为何如此玩弄学术？是难以卒读艰涩的原著，抑或是难觅中文译本？更甚则是根本没碰过这类书皮，不过模仿一下其他不甚了解的同类论文罢了？我们不得而知。情状如此，让读者不得不怀疑作者在撰写模糊语言学论文的同时也在玩弄模糊技巧以掩饰学识的困窘，但为了显示渊源正宗又只好把权威的神龛摆放在显赫的案头，以吓唬读者。这种籍威权以自重、乘洋风以靡土俗的手法与封建社会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政传统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纵使有才高一等的学者，尚能够进一步引据权威前辈的界说、定义、概念之类，倘若仅仅是引据，而没有思辨与批判的色彩，反而较前者的引而无据更恶劣，给人一种最高指示必须领会，终审判决必须执行的感觉，富于联想的读者，可能就会不寒而栗了。

2.2 机械与量化的无聊

模糊语言学论文的作者们在附庸权威时，往往是先提数学家（又有称控制论）查德（Zadeh），后提语言学家拉可夫（Lakoff），这种次序的意义大约是认为模糊语言学来源于模糊数学。这种简单的因果次序又望文生义地演变成为关于模糊语言的简单内涵——在数学上未有量化的词语概念就是模糊语言，进而在例证推论时，必然简单机械地扩张其外延——囊括所有非量化形式的词汇。崇拜者们没有注意到，语言学家拉可夫（Lakoff）在后期开始对语义范畴分析中的数字化形式方法（包括他曾经十分推崇的数学家查德模糊集合论的方法）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以“理想化认知模式”否定了查德的“模糊化的客观主义”。因此，大多数的模糊语言论文依然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重复着下列例证：

类型	词性	词例		模糊原因
		中文	英文	
年纪	形容词	年青	Young	究竟多少岁为年青，各历史时期不同，各国不同，所以模糊。
身材	形容词	高	tall	究竟多高才为高？1.7M 1.8M 1.9M？难以确定，所以模糊。
颜色	形容词	红	Red	红包括大红，粉红，深红，红到光学上的多少度数？不确定，所以模糊。
程度	副词	很	Very	程度不确定，所以模糊。
射幸	副词	也许	Maybe	是与否未确定，所以模糊。

颇有些文章还把这种词语誉之为具有交际表达的艺术魅力。试问，这些最简单的、约定俗成的词汇，

世人皆知，尽人会用，竟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么？像这样毫无个性、绝无创意、与人类语言历史共进退的简单词汇罗列居然可以称之为艺术，进而还颇具魅力么？还应该拥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学学报的门票么？果真如此，那些语言长河中大师们创造出来的幽默、调侃、机巧的语言经典之魅力足可以被人们吹嘘为已征服了外星人。至于查德（Zadeh）和拉可夫（Lacff）的模糊学大作究竟如何地博大似波光无尽的太平洋抑或精深到在塞林格的麦芒尖端跳舞，本文的篇幅力所不逮。其实已不必引经据典了，对于稍有点语言修养的普通人，仅凭学术门槛的简单理性和对语言艺术的直觉，就不敢恭维对上列词语的机械的、数理的认识可以成为一门听起来颇神秘的学问——模糊语言学。不敢恭维还罢，深究起来，这种模糊的数理标准简直糊涂不堪。试析：名词类的中国、美国、英国等，是 1644 年以后满族统治的中国还是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 1876 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时期的美国还是 1950 年麦卡锡法案时期的美国？是 1455 年红白蔷薇战争时期的英国还是 1940 年前后印巴分治争论不休时期的英国？既然难以确定，所以这些词语必定是模糊语言。依此类推，全世界所有语种的任何一个词汇都将被量化标准的模糊语言学一网打尽、无一幸免。这大概不是学者们的初衷，但结果为何如此荒谬？可能是大学一年级开逻辑课讲授归谬法时，这些人都打瞌睡了。

3. 模糊的清晰

反诘者可能会问，那你说说什么是模糊语言学？此问正中要害，且一石二鸟。既刺激了前述庸俗立论者的面部神经，又震撼了仓促驳论者的大脑左叶。正是模糊语言学的时尚与神秘，使笔者不敢随意立论成学，仅能举钞票示意。假如有学者摆弄下列例句以推销模糊语言学的成立，笔者尚可能为此项语言消费买单。

例句(1)：1972 年 2 月 27 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有如此表述：

“美国方面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被当时的国际外交界惊呼为模糊语言的杰作。模糊在哪里？一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它可理解成统一台湾；二是台湾当局不能否认，因其主张一个中国；三是美国方面并不尴尬，它并没有表明谁统一中国。其修辞手法为：利用一个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多重语义学。

例句(2)：伦敦地铁广告词：

“Less bread, no jam.”这是双关语意模糊的经典。其一，直解为：“很少的面包，没有果酱”。此虚读意在风趣，吸引眼球；其二，意解为：“Less money, no traffic jam”（俚语中“bread”就是“money”，“jam”即指“traffic”），此实读是地铁广告的本来涵义。

例句(3)：对话：

A: I went to watch the football match with my wife last night.

B: Which one?

A: I've got only one wife.

此对话的神韵无法翻译，妙就妙在“which won”与“which one”同音异义，造成语义模糊的谬误，简单看，它是一个消极的例语，辨证地分析，此对话足以让模糊语言爱好者刻意运用，以调侃某个场景，创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以利于交际。

例句(4)：包公判案

短剧人物：(1) 包公，升堂判案；(2) 女：要求自主择婿；(3) 男甲，已订婚之前夫，因女嫌其穷而遭抛弃，站在男乙的后面；(4) 男乙，已订婚之后夫，因女爱其富而欲择之，站在男甲的前面。对话如下：

包公：今日本官尊重你的选择，瞧准两个夫婿的位置，你要前夫还是后夫？不可反悔，一字千钧！

女：后夫。

包公：好，请站在后面的夫婿过来，本官为你道喜。

“前夫”和“后夫”在这里意义不确定，一是时间上的顺序；二是空间上的位置。包公利用这种概念偷换的智慧，愚弄了这个嫌贫爱富的女子。

例句(5)：Nature is calling me.

虽然这句话对相当部分英美人士具有特定的语义，即“我要上厕所”，但从礼仪及委婉的角度来看，仍具有二值性。若从咬文嚼字的法律证据学来推敲，则完全不能咬死其真实的意义。这就是模糊的调侃魅力。

不难看出，上面的例句，至少还有些思辨性、主体创造差异性、系统相关性，和意义的多值性。如要称之为模糊语言，可能还差强人意。

参考文献：

1. Channel, Joanna. *Vague Language*[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 陈维振、吴世雄. 有关模糊语义逻辑的知识论观点[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1).
3. 吕睿中. 英语中的模糊语言及其艺术魅力[J]. 襄樊学院学报. 2004(1).
4. 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5. 伍铁平. 从委婉语的机制看模糊理论的解释能力[J]. 外国语. 1989(3).

(责任编辑：范 群、胡 雯、刘妮娜)